

岁月情怀

冬至

12月19日凌晨,我第一次在梦里见到了母亲,她轻轻地叮嘱我:“天冷,多穿点衣服。”我赶紧点头,并问:“妈,你冷吗?”“不冷,我穿着你给我新买的羽绒服,非常暖和。”我还想和妈说话,却一下醒了。真希望这不是梦,尽管我紧闭双眼,却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开灯,只有三点多,关灯闭眼,眼前却浮现出让我永生难忘的那一天。

那是10月1日,我照例早爬起来,去看望福利院里的母亲。我买了四碗热气腾腾的小馄饨带上,让母亲及同屋的三位老阿姨一起尝尝,也算是欢度国庆。母亲怕烫,我吹凉了喂母亲,只吃了没几口,她就摇头示意不吃了,举起右手要去抓左手,我赶忙问,是不是打吊水扎针处痒了?妈妈点头,我就帮她轻抚手臂:“妈,舒服吗?”她微笑着点点头。接着,她竟然含糊不清地对我说:“一切都要结束了!”我怀疑自己听错了,问:“妈,你说什么?”“全部结束。”这下我听得真真的,赶忙用话岔开:“妈,刚才医生还说,这两天你身体在进步中!你会慢慢恢复的!”我发现妈妈床头的监护仪器显示,妈妈的心跳在加快,显然妈妈的情绪有波动,一下升到每分钟一百多跳,我一边继续按摩她的手臂,一边用另一只手按下床头的呼叫器。

值班医生一会儿就过来了,一边查看并按压妈妈的合谷、内关,一边安慰我妈妈:“没事,放轻松,血氧、血压都正常,看,现在心率也正常了,挺好的,明天还可适当减药,你正在逐渐恢复中!”母亲逐渐平静下来。我不放心,到走廊悄悄问医生,母亲的情况究竟如何,医生告诉我,确实在缓慢好转中,但不排除可能会有反复。

想到这一年来,母亲的身体一直时好时坏,但都坚强地挺过来了,

心想这一次也一定会好转,于是稍稍放心。

下午轮到姐姐陪护,因为防疫,福利院规定不能两人同时陪护,我就坐公交车回家了。姐姐告诉我,下午,先后让妈妈和浦东的外孙女和远在乌鲁木齐的孙子视频,听到孙辈的关切问候,妈妈的喜悦之情充溢脸上。姐姐还喂她喝了点稀粥,一切正常。将近五点,姐姐发现妈妈的血氧在下降,赶忙呼叫医生,同时通知我快点赶来,我马上打电话给表弟,他立即开车过来接我赶到福利院,我心急火燎,恨不能马上赶到妈妈跟前,心里一个劲祈祷,希望跟上几次一样,只是一场虚惊!来到福利院,一路小跑,奔到妈妈床前:“妈妈,我来了!”妈妈眼盯着我,似乎要说什么,但一字没说,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难以言表的难受,说不出话来,嗓子眼直发干。“姑妈,栋栋来看你了!”就在我身边的表弟的声音变得很远,姐姐拉我,让我看妈妈床边的仪器,我看清了,妈妈的心率呼吸都在下降,我终于叫出声来:“妈妈,妈妈……”姐姐也在呼叫,我

妹夫也赶来了,也在呼叫,但妈妈的眼神开始弥散,我们的声声呼叫,都留不住母亲……医生宣布妈妈寿终正寝。我当时感觉天一下塌了,我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了,我成了断线的风筝了,我心里一阵阵绞痛,欲哭无声,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

早就和妈妈有个君子协定,我们一起努力,妈要成为我们家里的第一位百岁老人,护理院的医生护士都跟你约定,等着吃你的百岁生日大蛋糕!你是那么坚强乐观勇敢守信的人,为什么这次你就说话不算数了呢?旁边的人都劝我们,节哀顺变,93岁已是长寿,程老师走得没有痛苦,是程老师的福气,也是你们小辈的福气。接下来几天是筹办丧事、告别仪式、落葬,我总感到一切都像做梦,恍恍惚惚,心里空落落的,做事总是丢三落四,始终不能接受母亲已经离去的事实,又不得不提醒自己,这已是无可挽回的事实,必须接受!于是又希望能在梦里相见,却又不能如愿!将近三个月了,终于梦见,却又那样短暂……

挨到天明,想到后天就是冬至,

于是决定去海湾扫墓。一路顺利,人也不多,我来到墓前,深深三鞠躬,献上鲜花,然后久久伫立,静静回忆母亲的音容笑貌,遥想母亲的一生,苦难的少年,艰辛的青年,家庭事业有成的中年,幸福的晚年……一幕幕像电影在眼前掠过,母亲,一位普通的乡村女教师,平凡而伟大,广受人尊敬,活得有尊严,有意义!站在墓前,我问自己,如果父母有知,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冬阳下的白菊花特别圣洁,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一定是希望小辈过得好好,一辈胜一辈!我悄悄抹去脸上的泪水,放眼望去,天蓝云白,松柏苍翠,墓地肃穆安静。收回目光,再次三鞠躬,心里默念,父母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你们的心愿!

又到外婆的墓前献花鞠躬,同样带去全家人的哀思怀念。离开的路上,发现海湾的墓园又修整过了,环境更美了,名人雕像更多了,鸟语花香,墓园就像美丽的公园,人文艺术气息很浓厚,也让我内心宽慰不少。冬至日,写下这段文字,内心似乎平静了些。

诗以言志

翻新

■ 筱欣奕奕

驻足回眸
——愈近岁末
这个词汇愈是无忌
霸道地侵占了大片脑海

如真能驻住脚步
便也罢了
只是画圈的时针
从不忘职守

脚步临风临雨
紧紧,追着时针赶
赶朝霞晨晖
赶斜径夕阳

唯有眉端顾盼的目光
抬头又回头
回头又抬头

时针,将日子镂空
一刀一刀
按部就班

掏出来的稚嫩
用热血和汗滴打磨着
填进去时,光鲜的模样
便是蜕变留下的殇

请别抱怨太过匆匆
春华秋实,酷暑严寒
每个字都迎送了
太久太久

就在即将翻新的这一页
余下的缝隙里
不写曾经,亦
不写此刻

仅将笔尖搓成省略号
一点一点
写进又一年



台湾

雪静(油画)

唐晓华

身边故事

那一滴猪油留齿香

■ 罗春花

春节期间,去小区门口联华超市买菜,逛到肉柜台,看见多年未见的羊脂玉般的猪板油,足足两斤多,丝毫不犹豫,买了下来。

回家百度,按照度娘所写程序,将板油洗净,切小丁,沥净水分,倒入锅中,并倒入一碗准备好的清水,中火熬制;水沸后,转小火,等到水分挥发,油都出来了。然后将油渣沥出,油倒入一个干净陶瓷缸中。

盛一碗饭,淋两勺猪油,舀一汤匙白糖,拌匀。看着油光锃亮,泛着诱人的光泽的猪油拌饭,顿时胃口大开,那沉淀在记忆深处的童年时熟悉的味道又回到了味蕾。

小时候,物资匮乏,家里很是拮据,除了逢年过节或是来亲戚,父亲买肉烧顿红烧肉外,平时基本不见肉。即使偶尔打打牙祭,父亲也是

挑膘厚的肥肉,或是猪板油。

每回父亲买了肥肉或猪板油,总先把肥膘肉或者猪板油切成小块,洗净后倒入烧热的铁锅里熬。顿时厨房里飘荡着“滋滋滋”熬猪板油的声音,那浓郁的香气弥漫在空中,久久不散。真有“不思量处猛闻香”,“斯人宿饷闲敲门,不待闻香已解馋”。

等到锅里的肥肉都呈金黄色,猪板油熬成渣,那“滋滋滋”冒着响泡泡的淡褐色的清亮亮的猪油便熬成了。父亲便用大碗盛放起来,往碗里撒些盐粒,盐粒遇到滚烫的猪油,像在欢快地跳舞,不断发出“吱吱啦啦”的声音。父亲说,这样猪油保存的时间可以久点。

父亲把盛出来的猪油晾在一边。炒青菜时,便用猪油起油锅。猪油那特有的迷人香气,吃进嘴里,

犹如是唇齿间的一场美好的相遇,此时嗅觉的愉悦,无与伦比。

熬好猪油,父亲总要把油渣留起来,烧蔬菜的时候,加上一点油渣,就算有了点荤了。彼时,嘴馋的我们,常常在父母亲看不到的时候,轻踮着脚,偷偷溜进灶间,悄悄打开碗橱门,强按着“扑通扑通”的剧烈的心跳声,眼疾手快地抓取一个油渣,以迅雷之势塞入嘴里,那脆香,那酥香,仿佛要把心都融化掉了。尝鲜得手,便又蹑手蹑脚地退回场地上,假装若无其事。实则内心充斥着那份刺激的小惊喜,和欲望得到满足时的那份小窃喜,这样的心绪一连伴随好几天,甚至肠胃也可以振奋好几天。

灼热的猪油盛在碗里,随着温度的降低,也慢慢地冷凝下来。尤

其是到了冬天,熬好的猪油转眼就变成了一碗白色的油膏。拿调羹挖上半勺,再盛上一碗饭,拌在一起就是一碗好吃的猪油拌饭。它貌不惊人却让人爱不释手,尤其在那个荤腥难得一见的年代,更是我们流淌在舌尖上的美好回忆。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日渐好转,物资也日渐丰盛,养生观念日渐强烈,过去金贵的猪油便渐渐远离了人们的饭桌,淡出人们的视线,甚至退出了菜市场。菜市场上已经很难觅到猪板油了。这次买菜乍然遇到,孩提时那浓郁的香味便一股脑地勾了出来,于是,熬了满满一陶瓷缸,还做了七八个八宝饭,分给姐妹们品尝。藉以怀念父亲熬的猪油的那个味道,怀念那份浅浅的幸福,怀念那段远去的时光。

置身百人楼上
放眼万卷书中

书法

■ 陈力求